九子全書

ロ仁13
130
18

門 口七13
號 130
卷 18

管子卷第十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朱長春評云多繕道保定之務故別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流遺文可入經言

姚樞評翳洞渭亏流澌濩

爲本。秋穫爲利。今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語新而細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張梅評公亦固情一句收上三句法佳

楊慎評此三句與無翼三句亦相經緯合味之有榮華精實存焉玉笥云仙有鼎裂非獨功失寶法難獲也故至人固之又固仲豈有道秘而姑以分桓其餘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期願實寡。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起羞。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耶

楊慎評生從無方句生來

朱長春評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總上

何良俊評換作上下尊賤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若以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

字便新目

沈鼎新評不動者無爲之宗

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爲。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至言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

郭正域評竟作座右箴

楊慎評交成者天下之慶忠信者交成之慶天下有賀得信友者不讀管戎乎曾彥評弋廩以後掇拾似漫

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孔孟之精。語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亾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杆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孔穎達患勞飢死而上逆施雖忠言何裨

井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疎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梅士享評桓公多內管子至此因對及之

張嵲評欲得君之教最難

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岳正評三宥所全實多

葉水心評從教選得來

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悖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春通）樵蘓曰草封。煮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葱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朱養和評輕熏掠風整整復斜斜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未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

趙用賢評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梅士享評無物不有而後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語。婉。玅。解。不。盡。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

成爲天地無人不容而後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而槩用之鮑叔薦管仲管仲不薦鮑叔古人至公無私

楊慎評此與忘私致身等語何如當有別義人心忘一而繫一者無一不忘朋之爲人殆眞不忘者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演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清無魚至察無徒故爲人生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用其知也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强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張榜評又知數子偏處洞見隔坦

楊慎評謂朋常在仲口中趙用賢評言江黃近楚已死後君必歸二國于楚使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

楚知服已而不伐者不歸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興師旅而致亂矣榜士享評歸江黃於楚管子身後之遠見桓春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夏楚人伐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周則管仲病

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續按臣。管仲自謂也。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搆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春通左傳曰還我艾猳。猳。牡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亾曰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

時黃已先亡惟江在耳

劉勰評果推心置腹

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朱長春評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梅士享評明智能而人主又出以獨斷

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

趙用賢評君相互相成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春通）私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插君相爲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安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人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內侵。故地虧。無刑禁邪。邪必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朱長春評參患文暢言兵計耳狃于弱弱二患者心迷不可以計二患在亦有不能計心不狃而國無患乃可以計也計在神明要心之三盡而數之一起乃可用也文中其數不出于計一句妙房解好器成大具語妙入神

李泌評殫積盡功兵不可輕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因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敝矣。荊棘處生。日費千金。攻堅則軔。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何俊良評計必先定談兵之祖

梅士亨評管子論兵散見於諸篇不徒七法幼官兵法小匡已也漢鼂錯上書言兵事得霸言參患數

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語其書便覺警惺一時號爲智囊然則管子之經緯大矣

朱長春評漢初六經未表誼錯皆管氏紹祖之臣子餘食之宗人

白徒鳥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春通器。即兵也。變爲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柯潛評動搖揚縹青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木。冒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文德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梅士享評。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爲市。朝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爲原野之誅。夫興師動衆。所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

朱養和評修明行正是爭先處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春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財爲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春通〕卧鼓啣枚潛師襲人。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春通〕苟聚兵無制。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春通〕不量力而進。慮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春通〕知難不退。逐利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

曾彥評用間故徧知

黃震評入洞庭竊禹書

張榜評所以伐楚先侯吞難入。

則韌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然无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士卒脆弱故也。春通攻堅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孫子三駟之法。

趙用賢評從讀爲上句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刃游理間。故刀不虧。則刃游間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不足。

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覩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覩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春通攻無君。非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禮不伐喪。攻堅不先覩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去。既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兩對。卽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

沈鼎新評攻守二者須有權宜

敵人雖衆。不能止。非。當待字爲句。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

葉水心評語翻弄多妍

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其道當强。而未必能强也。富由也。强也。而富者所道勝也。而强未必强之數。然後能强。强而未必强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張嵲評理分所以制富强

朱長春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道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强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鈐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卮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宮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索瑾支

岳正評不一之令疑惑所義生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碍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碍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水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

孔穎達評守戰由于誠則知君臣不可不合

朱養純評人皆先自諸賞先自去罰教律所關不淺

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績按言教律既成。善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姚樞評常事非明法不應

張榜評兼分國其事道之常

蘊軾評翱翔太清縱意容治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周元會評蔭德仰生語自饒媚

沈鼎新評道德乃制令事業之紐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指君食足。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

何俊良評言力所以貴愛

柯濟評今恐相揆者又相許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國如兩君。專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

楊慎評一善也知善即聖身善則善人而已矣善居

形器之間即有私知惠而不知化非雨露霜雷之用也以之效忠盡職則猶可

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績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績按〕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績按〕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績按〕此言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績按〕諸生之職。尤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犇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

曾彥評官人當否便生福敗

張榜評本不正則不治須尋其源

楊慎評既設法而舍之說盡世主之情

矯僞也。上預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

劉勰評食意侵勢大可危

楊慎評此言似見桓之後來

梅士享評姐已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魯驪姬與

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二五偶而禍晉千古亂源一轍

程敏政評據法奏命便能牧民揆官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朱養和評天子至庶人惟讓爲道法

李泌評習古于羊

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人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朱養純評官庶人言官言相而歸到君削然芙容出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續按〕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續按〕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續按〕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續按〕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瑞字誤。〔春通〕王制。謂以歲之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士。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黃震評道能立生治以重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春通〕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張嵲評道歸諸好惡方實

趙川賢評將與之一句是

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洪。將殺之

留賞留罰也

郭正域評不留不宿故恩流而人就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或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楊慎評典謨中語

沈維垣評合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駕六龍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夫相輔。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

沈鼎新評繼信傳善穆然三王之遺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川。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爲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合道術。不爲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欖采者。文雖不甚古。而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脉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梅士享評。此篇言爲君者。緣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爲臣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內漏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姦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管子卷第十終

朱長春評吐口便伯術本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盧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

色亦是援聖入法將無爲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揭出賞罰正爲發道者定趨

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續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續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方乃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曾彥評給上信下要衡賞罰

朱長春評水波而上二語

審居處之敎而民可使。人從敎。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續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審敎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國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可以印道
惕眞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淫盡

朱養純評與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續〕〔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一畝之富。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葉水心評侵
則禮義不明
故危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適以予
敵

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四語妙。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春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朱養和評五者正以防侵去危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孔穎達評沐日浴月百寶在

沈鼎新評上下相爲用方無倒亂之病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楊慎評沈疑上下而收民事

程敏政評狡婦前貴二種人最易惑溺

趙用賢評言刑罰數加於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福。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

近侍故便僻不能食其意

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涂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大阿倒持視執本執要法之朝何如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朱長春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春通）能易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爲勞（春通）有原有。又讀如十有幾年。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續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

岳正評曰脅曰幽君之弱昧極矣

趙定宇評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規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

楊慎評下隨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

上心以爲刑是謂以刑役心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同。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滔。謂充也。赶。謂逶迤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赶。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所以主進退。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王得制者。爲制令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妄則信也。

何潛評運圓勢方始能和信以成禮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劉鴻評戒心動外語名藻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妄。如此。已既不失於人。必不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責。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反其木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輿地利。足於財用也。

沈鵬新評上注天下注地故能據法而匡振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

朱養純評易使易塞正見去利處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擊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姚樞評食道食力各有所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之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

黃震評正四竅正官五官所以成體

趙用賢評言庶子爲兄弟者雖有才有龍亦不足以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春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

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類極為詳嚴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荷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秋通傷年。如聖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秋通書之循資。如此則上無固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亂者二。內有疑妻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春通幾。權疑主。而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凶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通聽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妾。桓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狐趙呂卻。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疆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沈維垣評舉德能而又不類極為詳嚴

朱春和評無別故曰亂生

楊忱評失族失援不亡何俟

張楠評此數語切中膏肓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讋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恐讋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弑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衆風語殊鮮異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春通罪伏即伏罪倒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洪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陳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爲奇

張榜評娟娟乎其靚也奕奕乎其舉也津津乎其液也曈曈乎其鮮且曜也瑰辭也哉小稱乎

趙用賢評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

楊慎評以俊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已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但間外聲。不問宮鼓。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突然起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春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回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回出警語

張榜評上住嶄然下起突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符機在目同秀發帶氣充舉頭動若春流又曰清濁同化似画聖之佼頎

沈鼎新評同託而美惡異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定此語喻聖之外被則理解耳所謂雖愛而猶難而施尚不可暴況惡面乎文意甚妙解外則得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績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神所行皆可惡用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西施雖美爲可好。喻我且惡面而盛怒氣得美名。

焉怒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

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盲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矩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溢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

梅士享評不善不歸人更難然惟仁故能彊惠

張嶲評有來懼方有往喜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貴之語。善往。則故喜也。往喜民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糾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沈鼎新評陡然入喻卿雲欄芳糺縵縵芳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廣入）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感字妙）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

孔穎達評語自矜貴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地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變化愛惡榮辱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掇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前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梅士享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

道者貫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竪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爲矯意勉務其所爲非其質矣外以務爲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其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蓋御得其道天子狙詐臧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竪刁堂巫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寡士也

柯潛評唯許不能久故貴拙誠

劉勰評畢竟悅罪四臣

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眞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僞而露其眞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生之天爲先。我行之天爲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失一僞。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人機也。唯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

郭正域評桓公自貽伊戚

黃震評不謹微杜漸以至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矣。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鼎新評又引鮑叔語見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嫋嫋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贋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爲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稱不可大議

朱長春評冗襍比併書中劣品

梅士享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爲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梅士享評論有道無道君臣意旨周匝而語詞莊聯文章又是一變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後已言之乎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花頰達評思到無道足覘憂它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千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 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宋養純評鋪列淫暴昏侈之習乳竇既滴瀝丹井復滲泬○語語輔韵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

張嶸評又問臣極周惕

曾彥評有賢去讒是大旨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會徧之也（續按）別本註盡已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千古一德之誼

張榜評假寵語已盡其情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朱養和評說貪媚之臣難施顏面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鬬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沈鼎新評各奉其身一語刺心酸鼻

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重。春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貴寵。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金。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爲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朱長春評逐節生枝剪段雖珍瑣瑣玉葉金豆耳文不論奇正大雅則大小巧則小

張榜評奇語

管子卷第十二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績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佶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佶。帝佶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迭出

張嵲評枝塵之遺

趙用賢評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耻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

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耻之。可以當死刑。〔續按〕踦。音奇。物體不具也。〔春通〕一踦腓。一踦屨。承象刑之化也。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克滿于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趙用賢評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也。其俈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非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沈鼎新評重侈靡亦權詭之術

朱長春評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敬事業賤故衆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日。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

問曰興時化若何

謂度時興也。其理若何也。

莫善於侈靡

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强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

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嗇。上隆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爲人法也。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

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事未作之反也

程敏政評四藏皆以爲穀計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王。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臧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爲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强豪術盜之。則國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

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

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梅士享評曲盡善教之妙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雖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爲均之始。春通四臧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臧。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敢生不給。又安四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爲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政與教孰急　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爲之傷及人之體。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膫然若諞之藹藹。油潤貌。膫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閨將降其雲。下自知諞藹。威雲也。慈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諞躁之人。亦皆靜。喻教者灑之溫醇。恬靜。喻教者亦能感服之。父母之怒子。怒生而强梁者。父母之怒子。怒生而强梁者。亦能感服之矣。又深而思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而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諞靜流蕩。蕩蕩皇有不歸。若流水之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　春通四若。四人歸若流水。此人所以思生而往是教之始也。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上有百行。于已難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無不化焉　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賢與不肖。則天下之賢與不肖。則天下之賢與不肖。而百姓盡仁。身備之始也。教之始也　身必備之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人心若然非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不肖者化焉　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閨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楊慎評靜門

是一見使賢是又一日以身見若秋雲以賢見又若神山光武對子陵曰不可相助爲理乎雖不受使而人已至今見桐江詞矣楊慎評今夫政一讀教之身備是則之顯而若夫成形之徵者也政則少此少能使人

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關于身。此關不行矣。故貴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皜禔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爲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爲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朱養純評見威不可弛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爲使。衆而喻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爲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最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爲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朱養純評見親不可僻

未長春評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是爲德威惟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

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僻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爲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爲用。終以危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大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爲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爲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君之威權

孔穎達評有序有恩殖戚之門

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爲依。盟以行爲信。兩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木。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爲契而下券矣。此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

楊慎評君以政爲年以政自壽即以壽民

沈鼎新評應上甚賢富意禮義生于富足故耳

君親自好事。謂好爲政之事。强以立斷。强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春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道天也。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天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春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强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敝。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鬬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曾彥評最得機要

姚樞評不有詞淵甚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反轅。孫叔勝。趙方强。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春通〕凡變則窮。弊之後。振耻起衰。故上得幹蠱之譽。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趙用賢評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

朱長春評弊計也計國者以家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

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稅反傅革。梲柱也。革皮也。梲之傅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革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

葉水心評足欲贍願正行民所重

趙用賢評卵雞鳧之卵卵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上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續按〕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而雕卵然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

必雕飾文藻者所爲也。而後瀹以食檮。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之薪必雕琢而后以炊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弁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則無化。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立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

朱長春評畜化爲句用字屬下徒以以下六者予奪使輟之變化也富徒以驕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

收春秋考課以時而黜陟臣有僭越襍也以禮齊而居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

李泌評跂行畢逮

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襍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爲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紘率。春通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廉以摽人。富而清廉。則使爲人摽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之堅強。反乘以敖上也。以下三種不可使。不能使。皆亡之郄也。堅強而乘。固爲亢以矯。令不受祿爵之縻。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劉勰評法制俱非强人

沈維垣評貞性貴順習性貴反

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駔。駔市儈也。大賈曰駔。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修其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駔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

沈鼎新評神文不傷斯成變化以妙合陰陽

何俊良評辱舉開國即從逆惠廸之微意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司變者。不受變。內樞其神外循其文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楊慎評玩善言開國門憂拏辱求明視所謂開國閉辱拏爵也拏辱喻辱舉也非舉則辱爵一知人序故耳明視知神序故拏無辱舉

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壅。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宜。緣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爲榮。陰爲辱。榮爲生陰。汙爲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奈其拏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拏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拏。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拏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固此小損以勝大

朱長春評塞門與開國閉辱一正一反此爲不能開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乾隆藏板

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春通〕奈其拏辱以下難解。臆之拏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視薦拏於神。神次者。操牲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下。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視史明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

一而臣有以自樹者

朱長春評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欲立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弗二應

之所宥。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姦煬竈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爲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爲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無敖。且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戚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

柯潛評慮大臣亦深思

朱長春評固事毋入言彼勢方固我無人挑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春通）舉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偪怨。此所以爲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爲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毋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爲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結。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黨之毋涸。黨。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爲不善。毋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

朱長春評蘇秦所言臨淄鬬鷄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爲風也至今清淵馳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歷其俗豪奢倡優游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哉

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春通〕君馭臣。唯攬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也。下兩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春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黃震評重農之餘又擇任以重士

縣。〔春通〕鄉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爲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爲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爲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自贍則于君民兩利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爲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爲興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爲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爲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至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贍。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

周元會評用人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春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强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爲謔。損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囂亾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之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囂敗而亾乎。囂。即奧字也。(春通)連

楊忱評高元致悔

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亾。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迕。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亾。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弒。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強兵寇遠而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可聚強不可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春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出功立。亾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亾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遠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

劉繩評此之自恃非高凡也故無害

大王亶父爲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沈鼎新評讓與陽使非謀泄好大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爲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爲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春通古時民生養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修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之事。必先富而後强。先自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

曾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可輕

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居喪之禮。使人皆黜黜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人習爲精厲。廢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一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程敏政評詳列衆要財無所不用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春通三年長喪堊廬草凷啜糜深墨黮黯其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恔心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爲借陰財爲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爲殖之術則絕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

果養純評藹然周恤親睦之風

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孚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姚樞評井田丘甸之法極是盡

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爲井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爲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上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

張嵲評受地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飼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上事。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

朱長春評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尊鬼以戰事酬功然而宗廟之佚與朝廷之役官不同等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修無害是以廟中之序川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

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興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爲句。王事者上爲句。王者上事爲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爲上事。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句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爲

用殺以等賢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通則爲主之不可輕也

趙用賢評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岳正評鬼斧劈空山崩其角

趙用賢評按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伯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

朱長春評國貧而利專富于鄙商賈棄上之而苴市其美如此則上困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則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

故道。為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句而末事起不

則下困而究上亦困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强兵

李泌評即下無築無社意

侈。本事不得立。侈。謂僥多也。末事不僥。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爲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侈以起之。末貨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郄之修。夫紂在止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强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

曾彥評民心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春通〕萬諸侯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春通〕民鈞無聽。必爲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春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楊慎評以同而久其日之化立而至非神所明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

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具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用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爲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春通祭祀之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鼎新評人心推戴至于不識則更臨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爲君矣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萬。由係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而孚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識

朱養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請問非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爲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

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

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郄曰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

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爲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爲自亂也。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

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重候人不私行人斯可以內事

楊慎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九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同。

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爲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彊場往來之使。

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春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萬世之國必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實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實獲使其小而分之可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實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下句直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齊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此治道之樣而所由以升者也則君亦逸而小臣亦逸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爲道能者也則專二語大臣也樣如漢樣吏之樣佐吏小官毋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爲官卽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爲敵此君糺合人羣之道也

沈維垣評論成功于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爲實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動者也順

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春通弃在外失內

使其小毋使其大應小而失大事情也

有萬世之實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爲實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動者也順

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

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弃在外失內

使其小可以爲道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宏大臣國之寶也春通弃其國寶屬國之寶也弃而不齊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齊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爵祿小臣量材器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爲道能者也則專二語大臣也樣如漢樣吏之樣佐吏小官毋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爲官卽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爲敵此君糺合人羣之道也

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謂使其大臣當

楊慎評輕重若鈞前後可爲慈乎無跡無兩何以爲輕故輕者非重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

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樣能踰則樣於踰**樣猶梯也謂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而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

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爲也

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爲人所糺

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匡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但以輕則可使耳重則極而不可起輕善能劑之則重以全衡而托國輕以得寔而樂死

蘇軾評吝賞寬罰與帝王信必逈別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賞之。善變爲惡。亾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句亾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亾。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亾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

葉水心評強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遠兩言廣拓之意

張榜評與私則小與公則大

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楚貢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哀。事大字小。兩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爲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橐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

楊忱評闡無私處綠葉發單滋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民

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衆。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爲欲。臧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已而後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橐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衆。其遺于交之外者更衆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虎鼎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爲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爲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楊愼評鼎水方汨而人聚之地美即死之矣若江湖則有不令之來皆利前之也人皆在吾前而復有何患欲防患于吾後則難矣杜事者無事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春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割烹皆熱。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觶不處矣爲不可食。而利之況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令。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見春通古況字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黃震評事左則拂民未有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地變患生成不息不可流停云

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通連中國之人爲句。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合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故民趍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朱長春評得天化故而從新得人散利以同民天道變化而有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乃不可法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春通）生至信句。往至絞句生至合下爲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爲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終也。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擂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孚人者。凝於內者也。主心無爲。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廧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柯潛評惟神化故不可以道

朱長春評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爲兼仁智而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土。常有戰兢之
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爲。不憂其
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爲亂。故易云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然。賴以爲賞。頻再爲之。則
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爲之。則以爲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意。春
應上文。其小行之則俗也。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
則禮義。久而一行。原賞則人荷德
而懷恩。此禮義之王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

務盡能而與
上爲市矣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爲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泰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曰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俊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爲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俊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
情矣。必上俊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俊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宛使俊靡之久。化枳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沈維垣評借
財借人二語
經國遠謨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無舍小行
則俗久即禮
義賞不徇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敢莫
當必行則各

楊忱評描盡商情

朱長春評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此君臣應上言利又歸本篇侈靡

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愜怯而苟免。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

劉勰評能自得師

朱養和評取人必以身非虛心折節不能

於市。此亦爲費數一而得一耳也。春通貪人必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云之爲言論敘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春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春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爲役。一曰強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爲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楊慎評凡欲售于人者必多自云士登云哉然其飽霜雪而存清虛不强牧而月津明也則觀于其道窮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爲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爲用。則虛名曰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日日爲君。月爲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爲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

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

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而養薄則士云矣。

姚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苞盡政之大小

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爲處行賢可論矣。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

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謀也。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

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

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

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爲偏。靜爲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爲道。齊不一爲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時者也以進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爲道根動爲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過世之爲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柔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爲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

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

葉水心評智謀而又成以威是敬仲本色

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櫜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櫜韜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亾亾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

沈鼎新評罰寢于冬而威行于秋精心于虛滿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爲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强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刃。用時之殺。滿爲感之。虛爲亾之。合爲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

何俊良評聲色臭味俱與時通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禺爲春首憲。隨行爲兵爲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爲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

柯潛評惟聖人能補洩陰陽

黃震評數數災敗閃忽靡常如此

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常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連上不必爲句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爲無權矣安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爲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爲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弭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以陔其奮也少之氣不可遽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陔蓋天地

朱養純評形容氣極微極聊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大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木星勝救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逐形以通其變。此爲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爲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爲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夏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曰餘。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我曰愛。氣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哀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毓之。即葆其元而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練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程敏政評恐懼修省何患治雷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立分位而觀察之。治美然後有輝。治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爲生乎。上之常之爲歲。靡盈虛下之變之爲反。重補奪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之始。含章爲治美。待之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爲兩。

曾彥評天地大文不可舒

孔穎達評合滿則散虛隨之然終以人制天

列爲四。位爲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交爲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爲用。爾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上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上。離曰畜牝生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爲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爲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爲俗儒解也。

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爲運謀。有爲應變。有爲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數未來之測非運氣歲周之說

沈鼎新評禮移律廢則農傷衆亂漸且臣富而權歸母后退衰寧忍言耶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禳。或祈永之道耶。

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

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春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朱養仲評說至更祀更號位覺各滿可危

春通三晉七國鐵之重反旅金。君幼篡君之侯。婦人爲政。春通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讒。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曲鹹苦。皆水泰以水德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之所好。春通下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更號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泰遊勒石之祀。郡縣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天下之號。春通占風望氣。視之亦變。旌麾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春通之屬之家連上爲義。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熛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楊慎許明視疏趾之類使其物精美于容也有若花落又曰花落于烏蓼草移于荊棘與亡住對

熛。熛。熟甚也。謂熛旱熟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蓋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耶。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爲陰。故臣逼上。婦擅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表世運。夏祭閽曰以朝。及閽曰星。熛。曰朐鼠應。廣子爲鼠。晝伏夜出。應陰陽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爲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爲華而殺爲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墠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讖數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談。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詘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爲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一變人之必亂。下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興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二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蠭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爲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爲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侈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之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爲神仙方祠。外爲風角望氣。又怪爲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又評。侈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奐言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往俶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爲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